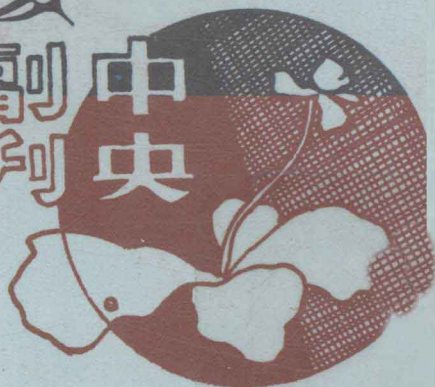


中副選集

第十五輯



中央
副刊



中央日報編印

中副選集

第十五輯

中別選集

第十五輯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出版者：中央日報社

發行人：潘煥昆

編輯人：王理璜

地址：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3號

劃撥帳號：一一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三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六〇三號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調換）

序

楚松秋

一種讀物的素質與流傳量，往往不能同時兼顧。這是新聞學中的老問題，也是文學界相當普遍的現象。有井水處皆歌的柳詞，比起流傳不若它廣的許多著名詞家的作品來，其格調的高下，不言而喻。千古以來，一向是文學品評的一個實例。

這幾年來，由於國民教育的發達與工商業的進步，有閱讀能力與興趣的人，已經不像若干年前那樣，僅限於高級智識分子了。因此，社會對讀物的需求，大量增加，許多刊物也爲了迎合這些新進的讀者，紛紛採用誇張、轟動、激情的手法。這類作法，的確能够吸引許多讀者，提高刊物發行的量。然而，却也在同時，降低了刊物本身及其讀者的素質。這種作法，是我們所不取的。然而，我們深知，報紙是大衆傳播與社會教育的重要工具，報紙的副刊，尤其負有激勵人心，端正風氣，發揚固有文化，激盪新思潮的種種責任，決不能孤芳自賞，脫離社會的大多數。因此，我們選擇了平實。我們確知，以平實的方法，用長時期的耐心，一定能够培養出一份多數人愛讀的，高雅而有益的刊物來。

中央副刊持奉着這樣的一個理想，在中正和平、樂觀奮鬥的最高原則之下，作長期的努力。我們不保守，但決不譁衆取寵；我們要求生動活潑，但決不標新立異；我們描繪社會與人生百態，但決不偏激粗俗。我們的目標是供給讀者寧謐的心情與飛揚的意志。我們自知懸的頗高，而能力有限，希望愛護我們的讀者、作者，多予支持、指教。

自本年二月至五月的中副中，我們選取了廿五篇最受讀者喜愛也最能代表中副風格的文章，編爲中副選集第十五集。在論述的部份「在台灣長大的人看反共」雖然字數甚少，却引起了許多有識之士的共鳴。其餘的五篇分別討論到音樂、繪畫、反共文學的創作、西方的文學與日本的現代化、及論索忍尼辛的短篇小說與散文詩。在小說與散文類中，我們輯編最多的是描繪親情與人倫中和諧關係的文章，例如綠艾紅糕一片心、古道斜陽、敏兒等篇。有關生活趣味與人生哲理的也佔相當多數，例如：只爲閒情，春季隨筆，蝴蝶、小鳥、人，萬蟬集等。除此以外，劉慕莎女士翻譯、遠籐周作所著的吾妻吾子，本來因爲字數過多，不宜收入選集的。只因爲衆多讀者熱烈的喜愛，我們終於破例的將其收進本集。

過去半年來，中副不斷刊載出許多勵志修養方面的短文，讀者反映也甚好，我們沒有將之選入本集，固然由於篇幅所限，同時也是希望大家能於現實層面上，更上一層樓，追求更高深的知識與智慧。

中副選集 第十五輯目錄

序·····	楚崧秋	(1)
綠艾紅糕一片心·····	李 懿	(7)
只為閒情·····	劉靜娟	(23)
春季隨筆·····	石 渠	(31)
花之歌·····	孤 帆	(39)
心田裏的清流·····	丘秀芷	(47)
寂寞的噪音樹·····	劉靜娟	(55)
山村的婚禮·····	陳美智	(63)
蝴蝶·小鳥·人·····	程明琤	(68)

萬蟬集·····	蔗杖	(77)
富貴之死·····	岱山	(105)
砌·····	雅欣	(135)
妞妞和竇比·····	程明琤	(153)
難報生平未展眉·····	念真	(164)
敏兒·····	高芸	(179)
我的家庭真可愛·····	勞紹德	(189)
古道斜陽·····	侯楨	(200)
我的父親·····	蘇玲娜	(210)
憶舊·····	孝陵	(217)

吾妻吾子……………	遠藤周作著 劉慕沙譯	(225)
在臺灣長大的人看反共……………	竹風	(287)
傳統、現代與完成……………	羅蘭	(291)
洪通野生的畫家……………	陳其南	(297)
談反共文學的創作……………	羅青	(303)
西方文學與日本的現代化……………	佐伯彰一作 羅蘭譯	(312)
索忍尼辛的短篇小說與散文詩……………	劉述先	(327)

綠艾紅糕一片心

李 懿

暑假，我們回家去。我跟着志傑，孩子跟着我，擠進人潮洶湧的車站，再擠進車廂。我們從台北回到南部的小鎮。我常回來，但每一次我都有壓抑不住的喜悅，我興奮得像身旁的薔芸一樣。

火車奔駛着，高山低丘，溪流隧道，綠野平疇，藍天大地，飛掠而過。一路上我和孩子，斷斷續續的驚呼；那是牛，那是鸞鷲，有隻鳥，有片花、香蕉、木瓜、竹林、水稻、山洞與河流。笑在我們臉上蕩開來。志傑閉目養神，時而睜眼蹙着眉望我，每一接觸到他微愠的眼神，我就收斂起這種童稚的興奮，我知道，他不喜歡我這樣，但一下子我又忘了。車近小鎮，房舍、街道、商店、招牌，一一映入眼簾，熟悉而親切。

「志傑，就是這條，通學時，我每天走這條路，這條，就是這條。」車子過平交道，我又指着，激動的說。

「紗薇，一條走過的小路，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志傑壓低聲音，眉鎖得更緊。我趕

緊蹣起腳尖，伸手拿行李，逃過他的眼睛。

志傑常說，我是一個沒受過文明薰陶的鄉下人，一個趕不上時代的落後份子。他要教育我、改變我。有時我會以妻子的柔順，努力的學一些新的事物與觀念，並放棄一些舊有的、自小鄉村生活所傳留給我的影響。但幾年下來，我還是常常不經意的顯露出未經琢磨的自己，執意的沉湎於自己單純質樸的樂趣中。像陽光，微風，幾朵花，一絲綠，一個老人幾句話，一個幼兒幾聲哭，都能深深的感動我，使我駐足，流連。而志傑平日所一再強調的事物的價值，却在一剎那間完全飄離我的腦際，飄得好遠，好像我從來沒有接受過。

金黃的陽光，照着小鎮。

我們的家就在小鎮上。志傑家在小鎮南端，我家在小鎮東端。這個我和志傑度過童年，少年，度過十幾個寒暑的小鎮，自我移居此地以來，常以最居優勢的姿態，復現於我的記憶中，使我縈懷眷戀。每次回來，這裏的一切——熟悉的街道，陳舊的房舍，推車的小販，來往的人們，暖和的陽光，都強烈的吸引我。走在小鎮上，好像以前的一切都回來了。

志傑的母親站在門邊，向路口張望，芸兒奔過去，「阿媽！阿媽！」她抱起她。在她

頰邊像鷄啄米似地親着。

一襲布衫，一頭光潔的灰髮，一臉的笑，一撮飄香的黃桂花，插在她頸後的髮髻上。

「媽，你好像晒黑了。」我發現婆婆鬢邊髮根一大半都白了，襯得她的臉更黧黑。

「過了年，簡直就是過熱天了。我到中料你表姑婆家，住了十幾天，她們插秧除草，忙得不翻身，她媳婦又生產，可憐裏裏外外全靠她，我去幫幫她幾天，她高興得什麼似的。」跨進門婆婆又說：「志鵬、瑞貞也回來了，吃過午飯才出去的。你爸爸說明天回來。」

志鵬是志傑的弟弟，瑞貞是他妻子，也住在台北。公公前幾年退休後，閒不住，在南投山裏買了片不大的果園，種枇杷，水梨。以後來來去去，很多日子都住在那裏，果園成了他的生命。婆婆有時也去幫忙，但她總放心不下這片舊家園。志傑志鵬兩兄弟，一而再，再而三，左勸右勸，分析利潤盈餘，要公公賣掉那片要付出許多的勞力而獲利很少的果園，一年又一年，公公都沒接受，他說：「我老了，栽培你們的責任也都盡了，我不指望靠它賺什麼錢，不虧損就好了。但這樣做着做着，我覺得自己還有用，日子容易過。」

兩兄弟後來死了心，嘆着氣，很不甘願的看着公公成了一個黑黝黝道地的農夫。想到有片綠綠的園地，我却是暗暗歡喜。

「阿薇，你可以住幾天？」我跟婆婆進了她的房間，把行李擱在床上，坐在床沿，她問我。

「媽，我有六天的假期。」我想起志傑要回家前，鄭重的告訴我，掃完墓馬上一起回去。記得前年暑假我帶芸兒回來。往返於小鎮這頭的婆家與那頭的娘家，又到公公的果園住的時，悠悠忽忽一個月就過了。志傑，正着臉，沉着聲音，盯着我：「紗薇，你要使自己成長，進步，一個落後的小地方，空空洞洞的小鎮，有什麼可以讓你待那麼久，以前的十幾年，你還住不夠？又跑到山裏，爸爸老了，想過田園生活還情有可原，你竟也跟着起哄，你看你，好好的人，曬成這個樣子，那像個人樣？」志傑眼中透過未能使我成為都市淑女而失望。

我看着婆婆，想了一下。「媽，你跟志傑說，讓我住到春假完，你說，他就肯。」

晚飯時，志傑志鵬瑞貞，談着股票、房地產、抵押、貸款……。我以有限的知識也插上兩句，志傑一直訓練我在這方面要多多吸收點認識，我不是一個好學生。飯桌上，熱鬧得很，一口菜一串話，一匙湯幾聲笑。婆婆一直沉默的微笑着，看著我們。把中間那盤白切鷄

一塊一塊分夾在每個人的飯碗裏。

「志鵬，要賺就賺大的。敢出手，找關係，撈大票。呵！零零星星，瑣瑣碎碎，放怕飛，勒怕死，幾塊幾毛的，有什麼搞頭？一輩子都混不出來。」志傑以這個爲結論，說完，埋頭吃飯。談話告一段落。婆婆這才說話：「這鷄是你爸爸養在山裏的，是土鷄，很結實。還有兩隻，清明做牲禮。今年你們回來得早，明天我做幾個糕，大家吃吃，後天也可上墳拜拜。」

「媽，你又來了，做什麼糕，什麼時代了還做那個，爲什麼想不通？像去年那樣，多好多省事。」志傑說，聲音很大。

「媽，大哥說的也是，用不着那樣張羅的，現在已不時與那一套了。」瑞貞說。

婆婆沒說話，笑著望那碗湯。像在思索什麼。婆婆不是一個善於言詞善於護衛堅持自己意見的人，她很能接納兒輩的意見，在她的觀念中，我們讀過書，懂得多。

與志傑結婚後，他一直認爲屬於鄉里的許多「陋俗」應該廢置改進。去年清明，婆婆想照往例祭掃，很快就被兩兄弟否決掉了。記得那天，志傑買了盒蛋糕，幾個小西瓜，還有公山上產的一些枇杷，瑞貞買了一束玫瑰花，我和婆婆就代表上墳去。掃的是志傑的祖父母

的墓，在小鎮的公墓上。

祭掃中，婆婆和我站在土堆上，看著成千成萬的土墳，來來往往的人。深黃色的長冥紙，碎碎片片的蛋殼，散灑在土墳上。三牲祭品，小杯酒大碗菜，各種糕餅，排滿了一地，追逐於土丘間的孩子，響徹四野的鞭炮，墳頭前一把把的傘，飛揚的紙灰……。這一切在陽光中顯得熱鬧耀眼。婆婆沉默了好久，突然拉著我的手，低低的說：「阿薇，沒有人這樣的，你看，沒有人像我們這樣。」就這麼一句話，沒有指責，怪罪，沒有發怒，也沒有再說什麼。但我知道，她很難過，一種落寞，被遺棄似的神情，淡淡的顯露在她眉宇間。

今年，我們又回來了。志傑又來堅持他的看法。

看著婆婆幽幽的眼神，含在口裏的飯，吞不下去了。

「媽，做幾個也好，我喜歡吃。」我鼓足勇氣才說出來。這一次我不只是逃開志傑的眼光，我逃過全桌人的。我瞥見志傑盯著我。我若無其事的說：「媽，我幫你做，我會的，以前我媽也常做。」在志傑開口說話以前我又說：「做艾糕，放艾草，味道很好，又可以去風。明早我去採，我知道那裏有。」

晚飯後，婆婆淘米浸水，我幫她把蒸籠竹節，糕印糕巾拿出來，洗乾淨。

睡覺時，我躺著，芸兒在一旁，志傑在另一旁。志傑已數落了我一頓，我靜靜的聽著，靜靜的想。望著婆婆木床上昏昏黃黃的蚊帳頂想著。想著志傑，想到和他一樣的以前的自己。

沒有失去，永遠不知擁有的可貴。沒有深入，永遠不能領會親情的溫馨。沒有遠離，永不知故鄉的可愛。沒有打擊，永不能成長。

x

x

x

那年我考進了省城的高中——一所聞名當地的女中。每天通車上學，由小鎮而城市，都市的繁華文明使我的眼前罩上一層膜，心裏蒙了一層灰。我為自己生長的地方是個落後偏僻的小鎮而覺羞恥。同樣的坐落在小鎮上的家，也使我憎惡。最可憐的是終日守在家裏的母親，在我眼中，突然變成笨拙、愚昧、粗俗、無知、迷信、落伍的婦人。我譏笑她平日生活中的各種習慣，嚴厲的批評她逢年過節所置辦的一切。憤恨的擲掉她到廟裏為我求取保佑平安的香火袋。記憶中母親沒有因為這些責備過我，或是跟我爭辯，為維護自己而對我生氣過。我在這些事件中，以反對母親聽歌仔戲為最激烈，做得最徹底，事後也最引我悔恨、傷痛。

母親只識幾個簡單的字，日據時代上過幾年學堂外，沒再受什麼教育。平日操勞家務

，縫製衣服貼補家用，家，孩子，就是她生活中的全部。沒有其他娛樂，只有每天午飯後，扭亮五斗櫃上那架陳舊古老的收音機，收聽一小時的歌仔戲。記得在玄關前的屋簷下，一隻圓板凳，一個圓竹籃，裏面針包、棉線、剪子、碎布、大小扣子，零零亂亂，母親挑挑檢檢，低頭縫補，玄關外是金燦燦的陽光，玄關內是聲嘶力竭，對對答答的歌仔戲——王寶釧與薛平貴，薛丁山與樊梨花，妲己敗紂王，李四娘……。母親沉醉在它幽幽泣泣的劇情和歌聲裏。記得小時候也常偎在母親身邊，聽她一段一段講述，聽得入神。上高中後覺得這是最代表落伍的象徵。我直截了當的告訴母親，以後不要再聽了。她狐疑的問我為什麼？我把歌仔戲批評得一文不值，又說了一套自以為了不起的道理。母親沒有反駁，只說中午你們又不在家。我說不是不在家的問題，是觀念落伍的問題。以後假日我在家時，母親不聽，但我知道，我上學後她還是聽，我聽她常問隔壁的嬸嬸，昨天做到那裏？在一個暑假裏，我澈底的改變她，每天我要她放棄歌仔戲，收聽我認為正統高尚的輕音樂、鋼琴名曲、藝術歌……。母親常在我挑選的樂聲中，打瞌睡，瞌睡得厲害時就放下手中的針線，上床去睡。

高三那年，因為聯考在即，母親怕擾亂我做功課，總是想盡辦法使家裏安靜。收音機蓋滿灰塵，在房裏幽暗的一角，更陳舊更古老，誰也沒再去注意它。